

他叫刘德华，与香港那位巨星同名共姓。然而他俩的命运却判若云泥。

他，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新镇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2岁那年，经人介绍到戏班学习川剧。班主看他面容清瘦，五官端正，有一双净若秋水又略带妩媚的眼睛，因此，叫他学习旦角。在两年科班培训中，他吃苦耐劳，勤奋好学，腿脚基本功扎实，师傅教他专攻刀马旦。命运不佳，正当他要登台挣钱时，班主因烧鸦片，欠债累累，班子散伙，演员各奔东西，他只好卷起铺盖回家务农。

1944年，他刚满16岁，就被抽了壮丁，送往成都流去守机场。一年后日本投降，连长推荐他在川西坝子一个戏班唱戏。从此以后，他如出水芙蓉，渐渐绽

露芳华。一出《水漫金山寺》，唱红川西坝，后来唱到了省府成都。由于精彩的表演和扎实的功底，以及俊俏的扮相，他赢得官

## 刘德华和“金锁女儿靠”的那些事（一）

□古永鹤

宦和商贾以及袍哥大爷争相捧

场。一个富商，是他的铁杆粉丝，经常接他到府上唱堂会。打算庆贺他生日之时，收他做干儿子。为此，特在苏州订做了一套“金锁刀马旦硬靠”（行内称“女儿靠”）赠予他。此靠非常寻常，是用日本的“彩色金钱亮片”锁制而成，所有纹饰都是立体凸起的，包括靠子背后的四面旗子。整套需数万粒亮片才能完成，而

青蓝紫，光彩夺目。

戏主为了展示这身“新行头”，隆重推出的拿手大戏《战洪州》。当他扮演的穆桂英，随着“冲头子”锣鼓出场亮相时，五彩斑斓的“金锁女儿靠”，顿时赢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。接着，台下打赏钱的、披红挂彩的，纷至沓来，其盛况就不必细表了。

俗话说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

在旧社会的戏班里，关系错综复

杂，更何况是省城梨园行里。要想成名，更是明争暗斗，不择手段。自他登台唱红以后，班子里原来那位头牌刀马旦，就被贬为了二

是衣衫湿透，精疲力尽。侍候他的跟班，连忙递上茶杯，正是口干舌燥之际，他咕噜噜一饮而尽。刹时，觉得喉咙刺痛难受，慌乱中用手指扯舌头，意欲呕出喝的茶水。舌头抓破了，满口是鲜血，面容因痛苦而狰狞，说不出话发不出了。这时，他明白遭人暗算！原来，他的跟班被收买，在他的茶水里放了“马汗”。那么，“马汗”究竟是个啥东西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马身上的汗水。梨园行的老艺人都知道这玩意儿，无色无味，就是个“特效哑药”。一个唱戏的演员，若是哑声，等于是自砸饭碗哪！那个小跟班，已跑得杳无踪影。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，到何处去伸冤呢？他放声痛哭，哭得昏天黑地，哭得昏死过去……

话说当年川青赛

□黄平

9月在乐山市举办“四川省第五届青年演员比赛演出”，参赛团队（含省、市院团）11个，参赛人数53人，其中净角行当为1人。一个人口大省，具有悠久历史的川剧“王国”，如今举办的一次全省比赛活动，呈现出如此景象，怎不令人触景生情，感慨伤怀！
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乐山，当时称为专区，辖二十多个市（五通桥市）、县、区，全专区一直保持着十来个川剧团，作为专区所在地，更是五光十色，门类俱全，有历史久、班底厚（前身为“新又新”科社）的乐山专区川剧团、乐山专区京剧团、乐山专区文工团、乐山专区杂技团、乐山曲艺团，作为地市一级的城市而言，说是个舞台艺术的“百老汇”也不为过。在1960年，也是三年“自然灾害”最严重、最艰苦的一年，乐山专区举办了建国以来的“第一届川剧青少年会演”，来自五通、犍为、眉山、仁寿、青神、洪雅……及地处乐山的老大哥剧团，参演及领队、观摩人员足好几百人。不仅仅是同行多年难得的一次聚会机会，整个乐山的城市也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。

我当年14、15岁，得到领导通知我参加时，正在乡下演出。参赛剧目也定了，就是“独角戏”《林冲夜奔》。当时想得不多，但晓得演好了能“出名”。指导老师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师兄，原因是本身就不行，尤其是身段（指爪）很难看。好歹把戏给我“说”完了，提高全靠自己练了。到乐山会演了，兴奋大于一切；好要大于一切！到的第二天上午，我就迫不及待跑到乐山剧团（场）玩了。剧场内，舞台、内场，包括化妆室、服装、道具、灯光，及观众休息室、小卖部一应俱全，宽大的休息室还有一张张网子的标准乒乓台，简直是川剧人的“天堂”。我正在和新认识的朋友们“排排手”打乒乓球的时候，乐山川剧团长张中学走过来说：“来来，小孩，你是五通的吗？回去告诉你们团长，今晚的开幕式，你们团上《林冲夜奔》……”我当时一听，头都炸了……心里直想哭！他不知道《林冲夜奔》就是我演的，我今天毫无准备，正玩得开心呢……没办法，放下乒乓球拍，一跑回小学的驻地，几乎是哭着把消息告诉毛团长的。中午和下午都没吃饭，一是在加工排练，更主要是吃不下。我记得在走道上排练的时候，一位老师路过，问：“加上这娃儿的跟斗没有？”师兄说“加不下。”老师说：“戏是戏班子的，儿，没得加不下的。”随后就在拜了菩萨起身的时候加上了（背向台口）一排“小翻”。其余无话，我只是心情沉重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晚上，开幕式按时举行。虽然我是休息过后的第一个戏，但是头道铃响我就提前开始化妆，并且开演前就化完妆，并且提早穿戴完毕。那种紧张、期待，又感到浑身上下不适，简单难以形容。有一个数据清楚记得，解开“宽带”上厕所4次、洗手7次。管服装的老师都说：“哎，你究竟有好大尿啊？”问题还在于临到我要上场的时候，我又想尿尿了！锣鼓一响，登场亮相。只觉得灯光刺眼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几分钟后，看得见前几排坐的人了！哇！头一个看清楚的就是我敬爱的刘云深老师！说也奇怪，在聚精会神演出的同时，我总能看到刘老师赞许的目光。当我完成11个“原地小翻”后，我看到了刘老师脸上的笑容。说实话，与老师含笑的台上台下交流，比我接过奖牌的时候要兴奋，难忘得多！毕竟，当时的我，是个十四五岁的“县班子”小孩，只见过那么大一块天地。

光阴荏苒，60年已经过去。那时，那地，那人、那戏，那热、那挤，一打开回忆之门，历历尽在眼前。反观眼下的城市环境，人们的生活状态，一切都变好了，但我熟悉的、深爱的川剧呢？美好的川剧，有资格与进步的时代共进；美好的川剧，有能力与发展的社会共存。

且，只能用手工一颗一颗地串连。这身“金锁女儿靠”，设计之精巧，做工之精细，耗资之巨大。

尤其是在灯光映照下，红橙黄绿

杂，更何况是省城梨园行里。要想成名，更是明争暗斗，不择手段。自他登台唱红以后，班子里原来

那位头牌刀马旦，就被贬为了二

是衣衫湿透，精疲力尽。侍候他的跟班，连忙递上茶杯，正是口干舌燥之际，他咕噜噜一饮而尽。刹时，觉得喉咙刺痛难受，慌乱中用手指扯舌头，意欲呕出喝的茶水。舌头抓破了，满口是鲜血，面容因痛苦而狰狞，说不出话发不出了。这时，他明白遭人暗算！原来，他的跟班被收买，在他的茶水里放了“马汗”。那么，“马汗”究竟是个啥东西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马身上的汗水。梨园行的老艺人都知道这玩意儿，无色无味，就是个“特效哑药”。一个唱戏的演员，若是哑声，等于是自砸饭碗哪！那个小跟班，已跑得杳无踪影。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，到何处去伸冤呢？他放声痛哭，哭得昏天黑地，哭得昏死过去……

是衣衫湿透，精疲力尽。侍候他的跟班，连忙递上茶杯，正是

